

三妹

□李广华

从中国版图东端东海之滨的宁波，至西南角的云南德宏州芒市，有2700多公里，感觉上这其中不仅仅是距离，还存在着某种情愫。滇西之旅的计划中，有一个选项是去看看她——我大学同学莉的三妹、一位知名的傣族女作家。

当太阳即将躲进芒市西北群山，将道路两旁的棕榈树影子拉得很长时，我们到达了芒市。肉眼可见的道路两旁，热带植物和异域风格的建筑给人以新鲜感。之前，对芒市的认知是陌生的，只知道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，并未花多少精力去关注首府所在地。

熟悉“德宏州”，算来快半个世纪了，起缘就是大学同班同学莉。她来自德宏，傣族，性格温婉，既文静好学，又能歌善舞。每遇学校有活动，她积极参与，会跳起傣族舞。莉和我的爱人、

当时的阿刘同学是好友，同窗时莉教她的一曲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，让她唱了40多年。后来莉移居美国，我们曾在异域繁华的都市里与其相聚。莉家有三姐妹，事业的发展，生活的变迁，促使三人先后离开了德宏。莉是老大，老二居深圳，老三居香港。

这次要见的是老三禾素。我与她可算是“老友”，在博客火的年代，互为关注鼓励，网上神交十七八年，但终未见面。这次旅行途中，我极力在回想：与禾素是怎么相识的呢？是老同学牵的线，还是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

抵达芒市次日，我们计划先用一天时间去远处的边境口岸小城瑞丽，晚上回来见禾素，这样既可少占用她的时间，又能充分地聊天。出发瑞丽前，我发微信：“禾素老师，在芒市吗？”

“在呀。”她回。

“我俩到芒市了，今天计划去瑞丽，晚上回来。你如方便，见一面。”

“好的，晚上见。”

下午，她发来消息：“晚餐订了，六点半莫安花伴私房菜馆，您和姐姐到时自行前往餐厅哦。”

傍晚，车子快到达时，远远地望见茂密的绿树下站着一位穿红色傣族筒裙的女士，煞是耀眼。虽未谋面，但她仿佛早已熟知：

高高的个子，瓜子脸，微胖，人到中年，知性而端庄。

“相识”是在握手的过程中完成的。禾素在前引导，步入院子，只见庭院草木葳蕤，鲜花盛开，小桥流水，哗哗作响。边走，禾素边说：“这段时间恰好二姐也在，今天也来了。”

包厢门口一位美丽的女士笑脸相迎。她便是老二虹，从深圳来老家探亲。早些年，虹与阿刘同学在电话中交谈过，应是人未见，声已熟。至此，漂亮的三姐妹算是都见到了，新结识的两个比莉个子高，更加开朗活泼。

禾素点了一桌子菜，围绕着瓦罐蘑菇汤摆放的是红红绿绿，酸酸辣辣，均为我叫不出名字

的傣家菜。禾素用筷子为我们调拌“羊奶果撒撒”。这是一道傣族特色菜，由羊奶果、猪里脊肉、米线、青菜及金盖香、芫荽等组成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德宏三件套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

望着满桌的菜肴，我说：“今天是粉丝见面会，我是禾素的粉丝。”她马上纠正：“别这么说，就叫我三妹吧。”大家也觉得这样更妥。

席间自然说到我和禾素的“相识”，她略微思索一下说：“是在博客上，有一次我给你留言了。”哦，终于想起来了，她好像是在我的博文《遥远的王村》后留言的，文章写的是我们毕业前到湘西实习的事。

学，感觉只有到了实地，听了妹妹们的介绍，对莉才有更深的了解。



三妹禾素在朗诵。

三妹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是次日的早上，她身着绣花马甲、精致的傣族筒裙。她坚持我们不要在酒店用早餐，而是要去吃地道的傣族特色饵丝。

早餐店是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开的，饵丝有硬软之分。她说傣家最传统的是软饵丝。我自然选择了软的。没一会儿，洁白丝滑的软饵丝端了上来，再配上各类小料，的确是人间美味。

餐后，三妹带我们随处走走。当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中缅两国边民大联欢演讲时的小礼堂，是三妹推荐的重点，礼堂周围墙壁上挂着许多周总理的照片……有这位以描写当地文化为己任的作家介绍，我们对德宏、对芒市、对傣族有了更深切的了解，同时也体会着她对家乡的那份情意，对傣族文化的坚守和热爱。她是芒市傣学会的特邀顾问，几年前见省级文保单位“菩提寺”因年久失修漏雨，她牵头与相关领导反映情况，通过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努力，“菩提寺”于2019年启动修缮，4年后，以“修旧如旧”的面貌重新开放。

成年前的三妹，可谓“样样好”，曾在小礼堂的后台为大型演出搞童声配音，想来这对她后来吃文艺饭，影响深刻。记得一次刷手机，看到她在舞台上朗诵的视频。我问，如何朗诵得那么好？她说，教朗诵是我安身立命的事业。

我忍不住地对她说：“三妹，你算是活出了格调，于国于家于己都做了自己该做的。”在弥漫着龙眼花香的斑色路上，迈着傣族女子筒裙下细碎步子，穿着时尚凉拖的三妹笑了笑，会意地朝前走去……

三妹向我们赠送了签名的《风中的蔓勒梗》《春天里的人们》两本书。接下来是相逢喜悦下的频频举杯。

《风中的蔓勒梗》为一本散文集，再版书，精装本，设计朴素精美，书名行为行书毛笔题写，笔力虬劲。封面图案，一股民族风情扑面而来。据三妹讲，该图案来自老祖留下的百年绣花绑腿布。

自带文人气的三妹，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师范系，曾供职于德宏州傣剧团、州政府接待办，后移居香港。她以散文的笔触，描述她的方氏大家族在当地的繁衍生息及其影响，特别是写到外公、外婆、母亲等篇章，从里到外透着一股贵族气，主人公们的行为举止，皆非寻常，读来令人震撼。她身上，自然而然地流露着对家乡、民族文化和家族的热

爱，其文字细腻中透着坚强，真情中彰显文艺范儿，难怪数次获得诸如冰心散文奖、民族文学年度奖等奖项。她现在是德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。

文人气之外，三妹表现出性格中特有的隐忍、坚定和勇敢。两个姐姐身居遥远的他乡，抽不开身，三妹从香港回来陪伴照顾晚年的父母，陪床、聊天、处理日常事务，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蔓勒梗，傣语，野枇杷果的意思，果实发酸，不可食，但生命力极顽强。这在外地不多见的植物果实的特性，恰似文人三妹性格的真实写照。

《春天里的人们》是她到香港后写的一本纪实文学。

在体味她成长经历的同时，我也自然地联想到我那位老同